

太陽不肯回家去

〔新加坡〕 尤今



62
12

浙江文藝出版社

太陽不肯回家去

〔新加坡〕 花令

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编辑 张德强

太阳不肯回家去

尤 今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5 字数142000 印数26500—515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3次印刷

ISBN 7-5339-0423-0/1·395 定 价：3.00 元

自序

我是名恒远不累的旅人，背着行囊外出旅行，已成了我的“常年课业”。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短短数十寒暑，转瞬即逝。穷一生精力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非我所愿。我希望我是行云、我是流水，飘过世界、流过世界，让形形色彩和潺潺流水在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痕迹。

迄今为止，我已把足迹印在地球的四十七块国土上。

对我而言，这些国家，不是睡倒在地图上的地理名词，它们是活在我心坎深处的朋友。不论它们是富裕或是贫穷的、美丽或是丑陋的、繁华或是朴实的、现代或是原始的，我都以至真至诚的心来与它们结交。

我游、我看，然后，我思、我写。

这四十七个国家，化成了我笔下的三百余篇游记。

动态的人物，在我游记里，占了主要的篇幅；极少写的，是静态的景物。

就我认为：景物是千年不变的，有时一张彩色图片便胜过了千言万语；然而，人民的思想与感情，却常常随着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经济状况而改变，换言之，人民往往就是国家的缩影。“尝鼎一脔、因小见大”，通过了与异乡人物的交往，我常常得以窥见异乡异国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样，当我把异国一个个或可敬可爱、或可憎可恨的人物带到纸上来时，我也同时反映了某个特定国家的社会面貌。

文学表达方式，千变万化，我尝试以多样化的笔法，通过以文字筑成的桥梁，将我所认识的异乡朋友一一介绍给读者。我热切地希望我能借着“文学”这个美丽的媒介，使世界各国一颗颗原本陌生的心灵彼此靠拢、沟通；从而减少误解、增进了解。

非常感谢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由于他们热心的推荐，使我的散文集于《沙漠中的小白屋》、《那一份遥远的情》、《太阳不肯回家去》、《迷失的雨季》、《浪漫之旅》这五部书，得以陆续在中国大陆面市，与广大的读者会面。

在我漫长的创作历程中，这是一个美丽梦幻的实现。

尤 今

1990年11月

目 录

自 序	1
-----	---

西 班 牙

音符活在山穴里	3
我看斗牛	17
那个“磨刀”的西班牙人	24
落叶而不生根的人	29
永远的哥伦布	33
塞维利亚风情	37
古城沉睡在清晨里	39
火车上那独眼老头	42
她眼中的世界透亮如水晶	47

希 腊

可爱的破落户	55
--------	----

橄榄树	62
爱琴海畔吃鱼记	64
希腊寺庙的控诉	67
悬崖峭壁上的寺院	70
家在希腊·心在希腊	74

意大利

水乡威尼斯	85
意大利的笑餐	88
亮晶晶的世界	93
罗曼蒂克广场	96
那不勒斯风情	98
情人故居	100
雕刻大师	103
罗马那副阴阳脸	106

奥地利

呵，奥地利人	115
不老的阿尔卑斯山	118
长了翅膀的心	124
山水相逢在小城	128
异乡客居	130

德 国

浪漫之路	137
广场的舞者	142
现代侠女	145
小酒馆	149
人间地狱	151
汉堡那碗闭门羹	154
欢乐跳跃在泡沫里	162

法 国

铁塔一百岁	171
康城的船屋	173
画家的市集	176
海鲜羹	180
北非之街	183

荷兰·瑞士

橱窗的诱惑	187
荷兰的乳酪	192
快乐的青鸟	195
钟表店的女孩	201
雪花飘舞中的水晶宫	204

北 欧

嘿，太阳不肯回家去	209
奇 遇	213
仲夏节的狂欢	218
北极圈的驯鹿	223
芬兰的理想市镇	226
安徒生的魅力	228

西班牙

音符活在山穴里

——记西班牙的吉普赛人

这天早上的阳光，好似特别的猛烈，把沙克拉蒙蒂山上面普植的仙人掌晒得有如一丛丛绿色的火；而那无声无息地荡来荡去的风呢，也被熏得热辣辣的。

这是一座荒凉而干瘠的山。就在这一座山上，散布着好几百个过去为吉普赛人所居住的洞穴。

我站在山上，楞楞地盯着这一个个仿佛被人硬生生地撕开了口的洞穴，好像在读着一则则诡谲怪异的神话。

洞里黑黝黝的，湿气很重。我摸索着走进去，触手的洞壁，异常粗糙。才走了几步，双脚便突地陷进了一大洼泥水里，寒气直透背脊。

“喔哇！”我不由得惊喊了一声。

这时，麦查大声地在洞口提醒我：

“喂，你要小心呀，里面可能有蛇！”

一听到有蛇，我立刻变成了一只丧胆的老鼠，带着满脚泥泞，踉踉跄跄地从洞穴里退了出来。

坐在洞穴旁边，我脱下了鞋子，一边用纸巾拭擦鞋面上的泥，一边倾听我的吉普赛朋友麦查以他富于男性磁性

的声音慢慢地讲述他祖先的历史。

两百余年前，一直与流浪之曲分不开的吉普赛人，从印度来到了西班牙中南部的山城格瑞纳达(Granada)，在城外的沙克拉蒙蒂山上，发现了好些过去为异教徒所匿居的洞穴。这些无家可归的吉普赛人，清除了洞内残存的枯骨，便这样居留了下来。他们在此生儿育女，人口越来越多，洞穴也越开越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全盛期所开凿的洞穴，多达四、五百个，每个洞穴都住着八至十名吉普赛人。

“很不幸的，二十五年前，一场连续几天的豪雨，冲陷了许多洞穴，许许多多的吉普赛人，也在这一场豪雨中无辜地丧生。”麦查微蹙双眉追忆道：“风静雨止后，吉普赛人便决定到山腰靠近市区的地方，另外掘洞而居。这样以后灾难来时，逃到山脚也比较容易。”

“现在，他们还居留在那儿吗？”我问。

“是的。待会儿下山时，带你去看看。”麦查轻轻地拭去了凝集在鼻尖上的小汗珠，说：“我的家，也就在那儿。”

我把擦干净的鞋子斜搁在洞口，阳光直直落在鞋面上，但是，洞穴里还是一片不见天日的黑。

麦查的炯炯双目直直地望进洞穴里，说：

“这些洞穴虽然没有水电供应的便利，但是，冬天温暖、夏天阴凉，蛮舒服的哩！”

没有电，还可以在洞穴内燃木取火，引来亮光；但

是，没有水，食物怎么煮、衣服怎么洗？

“山下有一条溪。”麦查的脸，泛出了一点温柔的笑意：“我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常让我骑在驴子上，一手拿着脏衣服，一手牵着驴子，到那条溪去洗衣、取水，然后，让驴子驮着一家大小饮用的食水，慢慢地上山回家去。噢，骑着驴子在山路上晃荡晃荡地回家去的滋味儿，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呢！”

不错，这的确是一种古老而悠远的情趣。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今日，难道那些据穴而居的吉普赛人，还在享受“骑驴汲水”的乐趣吗？（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还能忍受无水的苦处吗？）

“啊，不，当然不！”麦查笑了起来，露出了整齐好看的牙齿：“我们已在洞穴内引进了水和电。一般上，吉普赛人的生活虽然还是非常地穷困，但是，这些基本生活的需求，还是能享受到的。”

一阵夹带着沙尘的风掠了过来，带来了一股难忍的燥热，我在拭汗的同时，突然不可思议地意识到这风在哭。哭声似笛，幽幽怨怨，好像吉普赛人在倾诉流浪的悲哀。

麦查站了起来，以手遮额，眯着眼向前方看了好一会儿，才转头对我说：

“是外地的嬉皮士在吹笛子。他们来此旅行，旅费不足以支付旅馆的费用，所以，便住进这些废弃的洞穴里。”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过去，果然看到两个小小的黑影落

在远处一个洞穴的前方。他们吹的，也是流浪者之歌，但是，吉普赛人的流浪，是真实、悲切而又无奈的；嬉皮士的流浪呢，却蕴含着一种奢侈的浪漫味儿。

“我们走吧！”麦查说。

我摸了摸洞穴前的鞋子，还很湿。于是，提着鞋子，赤着脚，跟在麦查后面，慢吞吞地走下山去。

麦查，是我今天早上才认识的吉普赛朋友。

我这回决定到格瑞纳达来，主要是受了旅游册子里那一段简略有趣的介绍文字的吸引：

“西班牙中南部小城格瑞纳达，名字取意于西班牙文Granathah，意即洞穴。在城外的沙克拉蒙蒂山上，现在仍有许多吉普赛人聚居于洞穴内。他们常为到访的旅客跳佛朗明哥舞(Flamenco)，以此赚取生活费。山上盗贼如毛。游客到此，必须小心身上财物——许多聚居于此的吉普赛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扒手。”

哇，太富诱惑力了！管他什么盗贼扒手，去意坚如石。

就是这样，来到了格瑞纳达。找到了沙克拉蒙蒂山，站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向上仰望，清清楚楚地看到无数个敞开着大口的洞穴，然而，绕来绕去，怎么也找不到上山的道路。走进一间简陋的小店，叫了咖啡，取出字典，用勉强拼凑而成的西班牙语，向卖咖啡的老妇探问上山的道路；可是，结结巴巴地还没有把话说完，柜台边一名黧黑结实的青年，便微笑地用英语清晰地说道：

“夫人，请随我来吧，我懂路。我就是住在上面的吉普赛人。”

老妇向我会意地点头；我大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带我由村庄后面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慢慢地绕上山去。

这个人，就是麦查。

麦查住在山脚下一间由洞穴改建的屋子里。每天早上，他总会到村落的那间小食店去，招徕游客上山去观赏佛朗明歌舞。

现在，这名二十九岁的吉普赛人，正轻快地在我前面走着。

“一般上，吉普赛人生活很穷困，所以——”麦查转过头来，盯了我的相机一眼，含蓄地警告我：“你要小心皮包。”

我放下了手中提着的那双鞋子，穿上；又打开皮包，把相机放进去。

“还有，很多闲荡的小孩会围着你讨钱。你大可不必管他们。”

正暗暗感激他的设想周全，不意他又说道：

“把那些赏给小孩的钱留下来，你便可以多给我一点导游费。”

导游费？嘿，原以为他是以识途老马的身份带路上山去的，没想到他却是以导游自居的。更甚的是：在向我索

取导游费时，他的语调，是极其认真的，绝无自我调侃的成分在内。

这种露骨的要求，令我有点不自在。麦查好像洞悉了我的心意，索性直接而又坦白地告诉我：

“我们吉普赛人是从来不会义务地替别人做事的！”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那块不舒服的疙瘩，反而消失了——在现实生活里，只要不偷不抢、不伤天害理，那么，为自己实际的工作表现而直接地要求报酬，又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真是！

上山吃力下山易，走不太久，就看到一长排低矮的房屋。整个石穴住宅区，好像浸在乐声里，到处都听到击手、蹬足、以及混合着吉他的歌舞声。

“我们吉普赛人的血液里，流着歌舞的因子。”麦查以自傲的语气告诉我：“小的、壮的、老的，都爱跳、都能跳；男的、女的，都爱唱、都能唱！”

“大白天，他们也跳跳唱唱的，难道说，他们不必工作吗？”

“唱和跳，便是他们的职业。只要有游客来，他们便为游客表演。”

我穷根究底的老毛病又发作了，紧追着问：

“以歌舞为生，一个月大约可以赚多少钱呢？”

麦查想也不想，便答：

“大约七千到八千比塞塔吧！”

这样的收入，在生活水准不算低的西班牙生活，的确